

和16  
160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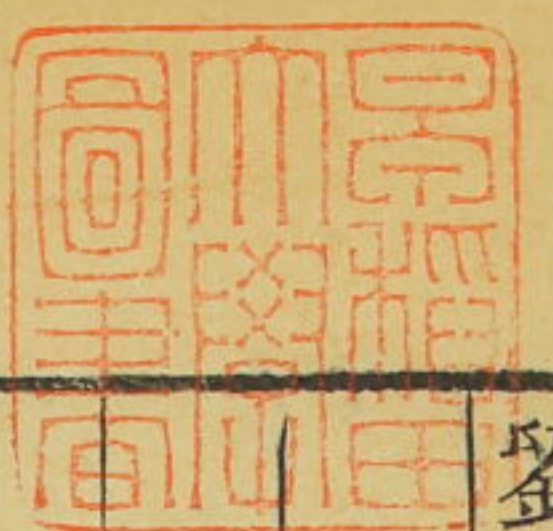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六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文編四 序引 跋書 考題 議跋 記議 雜著

曾氏家乘序崇禎戊辰十月



吾越有曾謙父者盛有才藻以編摩著述自娛尤工繪染  
為遠近所珍予未之識也一日手輯曾氏家乘成造予請  
序予喜而諾之且知其為宗聖後也則更喜聖賢之生也  
數千載於今而一日得見其後裔慨然追慕豈不益厘向  
往之思乎予嘗過闕里瞻孔顏孟廟貌接其子孫濟濟焉  
奕及訪宗聖祠宇子孫皆無有既而知其散徙四方惟居  
南豐者最著則肅皇帝所訪求而爵之者也詎知吾越之  
曾實為南豐之嫡而世其傳者乎浙之衢有至聖裔相傳



爲孔氏大宗蓋宋南渡時其宗子抱祭器隨駕恥事金人而留曲阜守孔林者其支庶子也越之有曾考其世系不啻衢之孔矣是何浙以東一水相望而聖賢苗裔若魯鄒然事殆有不偶然者嗚呼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吾謙父而喜可知也按曾氏自宗聖十六傳而據徙豫章又二十五傳而延鐸始分居南豐又四傳而文定公鞏以文章學行鳴天下爲宋名儒文定公再傳忘通判温州次越州合門死金人之難少子宥獨免遂家於越是爲會稽曾氏祖又十傳而至謙父上距文定一嫡相傳信宗聖之宗孫乎古人作譜致譏遠胄恐傳疑亂宗且忘祖也由宗聖至文定其遷徙淵源傳之故老不無恍惚而文定之後自南豐而會稽則歷落如指掌世近而事有徵豈亦有傳疑於其間者乎羅文毅序文定公集求公後於南豐無存者豈意盤根奕葉竟植之會稽衍之謙父則謙父此舉可謂光復舊物無忝爾祖矣雖然世稱吾夫子之道惟曾子獨得其傳故系以宗聖正如宗法然小不得干大似不得亂真故足貴也今觀曾氏之後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至謙父三變而爲才藝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真乎所貴乎後曾氏者非徒後其宗已也必且後其宗傳後其宗則是編足以譜之矣後其宗傳則請遞遯才藝氣節文章而反求諸身謙父能一一以微言譜之乎允若是則曾氏之文孫也宗周雖不敏請從事焉

重刊荷亭文集序

辛未

六經聖人之書也古聖人往矣獨吾夫子爲聖之至稱萬



世師者以其表章六經之功大也六經之道幾息於戰國而焚棄於秦漢唐以後儒說繁興然皆雜駁而不知統要之所歸賴考亭朱子箋釋古文折衷諸儒之言而歸之一今之尊朱子亦不下於古之聖人以其能章明孔子之教而合於六經之道也古聖人之書當焚餘殘脫穿鑿附會之後拾其亡佚正其訛舛而發明其遺義其在朱子似爲差備然傳之久而失其真是者終未能無也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子之於古也信且好之而已夫旣信且好之而又刪之定之益損而筆削之何居凡以求得之於心而不敢苟同於古人也故敏敏焉學問思辯終其身至忘食忘憂乃已蓋善致疑者莫如孔子矣學惟大疑而後能大信後儒不及前人亦其果於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

寡也東陽盧正夫先生純孝篤行君子也其先與吾鄉王海日公稱莫逆交旣同榜舉進士令貴溪多惠政召拜侍御史以母老乞歸築荷亭三楹鍵戶不出自奉養外日取古聖人書讀之所著荷亭辯論八卷蓋皆詳古文之緒論質之聖人而不能無疑因反覆其說以求當乎本心之所安至與朱子相異同亦且十居六七若先生可爲真能疑者矣古人云讀書如辯獄善辯獄者必真見理之曲直而後可折其是非卽前人已成鐵案吾反之於心而有所不安不妨再存一疑案以俟後人亦死中求生意也若先生可爲真求自信者與嗚呼斯道之傳久矣先聖作之後聖述之前儒訓詁之後儒又從而發明之此其一脉心源之所在前乎千古後乎萬古亦已曠世合符而至於義理無



窮新新故故經一番剖擊必露一番精彩故孔孟之後不可無朱子朱子之後不可無後儒蓋自象山氏陽明氏已先得先生之所同然而又何疑於先生乎則先生乃爲朱子功臣無疑矣他著詩文數卷莫不各有理趣集刻於弘治庚申蓋先生鐫以代繕寫之勞就正有道意也久而被燬後之信其言者日益衆求其書者日益多裔孫叔惠氏重鐫而行之走數百里外問序於予以予同誦法孔子宗六經而不區區拘箋釋之言者也

張慎甫四書解序

壬申十一月

歲戊辰慎甫先生辱予家塾授經豚子閒出其平日所著四書解示予予爲之擊節不置又時時向予商訂所未到旣別去數年其書始出其門人徐上生輩相與梓之與其

舊所著易解並行於世云先生易解一編予嘗僭爲之序至是先生復問序於予則益謝不敏罷去一日先生慨然謂予曰昔人有好財與好屐者雖所好不同而用心於外物則一予之顓顓守一編迄於老也無乃爲屐者流乎予曰唯唯否否先生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爲萬世師而獨發憤於六經至三絕韋編故其自道也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所好者道也而古人其階梯云後儒之言曰古人往矣六經註我耳吾將反而求之吾心夫吾之心未始非聖人之心也而未嘗學問之心容有不合於聖人之心者將遂以之自信曰道在是不已過乎夫求心之過未有不流爲猖狂而賊道者也先生博雅端介造次言動不詭儒者其平生絕無他嗜好而惟用



心於五經四書如布帛菽粟之不離昕夕沉酣蘊藉需之以數十年之久而後乃恍然有見始一一筆之於書以授學者獨四書晚出宜其所得尤深讀所謂解義奧而不玄該而有體字櫛句比鮮不合古人之意旨此豈猶托之辭章訓詁以自見者哉好古人之好心古人之心因此而遂至於古人亦復何疑乃先生於此猶嗛然若不敢自信者何耶君子之於道也博取而約守之非徒能言之實允蹈之允蹈之不已而後得之於心不知吾之非古人與古人之非吾也斯其至已矣夫學自以爲未至日遑遑焉若將終身者其日至者也甚矣先生之善學也若遂以語言文字爲支離欲別求一解以神明乎其間則向者信心之故智固不足爲先生道先生聞而首肯者久之因命其門人書之以冠於篇端

禪宗定案序

吾友張愼甫以經術名家孳孳聖賢之學見世之學者多雜禪因取佛氏書嘗一一摘其紕謬處爲定案又附以關中馮先生語錄及瞿布衣所述各數條合爲一帙示予予讀之灑然有當也他不具論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其學醇乎醇其言剴切正大能令當之者不寒而栗居今之世有以六經爲斷案討二氏之罪必先生爲正宜愼甫有取爾也予嘗謂佛氏之教遺世獨立空其性而歸之覺與吾儒迥不相及如南北之殊方人物之異族使貶吾道而從之固其所不受卽張吾道而攻之亦其所不入也而學者厭常喜異往往借其言以脫略世教漸且強相附會混而爲



一爲吾儒者安得不辭而闢之夫闢之則亦類族辨方明吾所是而已明吾所是而非者與似是而非者胥不能竄而入之定案之意庶其在此猶懼其不勝也請無以辭闢之以身闢之昔者孟夫子承三聖而楊墨之迹熄韓子道濟天下而佛氏之教爲之少衰今世之服膺馮先生不置者非徒其言是其人誠是也其人誠是故其言立嗟乎先生往矣有能言先生之言慨然以世道人心爲已任卽先生之徒也而況其孳孳焉身之也哉吾於愷甫有厚望焉

愷齋集序

甲戌正月

宏正間吾鄉理學之儒蔚起婺有章楓山先生赤城有陳克菴先生二先生學術相似而楓山最著平生一意躬行不事著述嘗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又曰程朱

後學術又大壞必有真聖賢起而救之蓋亦有感於箋註之繁學者或漸離其本而是時越有陽明先生者起而乘之遂以朱子爲支離一反其居敬窮理之說而約之致良知此豈楓山所謂真聖賢其徒與乃一時尤不乏異同之見爲朱者或詆以爲禪如吾越則有陶庸齋先生先生固學宗紫陽者也獨服膺楓山不置曰九原如可作也舍先生其誰與歸因不滿於良知之說特著正學術說以自附於孟子能言距楊墨之意其用心可謂勤矣其後良知之說大昌而先生此書竟罷爲一家言夫先生服膺楓山以及紫陽其於後人支離繁蕪之習必有所不安於心久矣乃復無取於良知之說何也箋註之弊還當以躬行救之今日良知聞其說者猶然箋註也而其旨甚峻耳食者求



其說而不得將使人轉增眩驚或幻而入於禪反不若儒先繁蕪之說猶爲斤斤也是故以箋註救箋註而不得也先生救以躬行而得之他日別有論著曰慥慥齋集其喻意蓋如此云先生起官師儒恥爲詞章之學所著詩文自講學明道外凡以紀其平日行履而辭旨平淡簡樸時時見有餘不盡之意洵乎其爲慥慥也予乃卒業而嘆曰先生其不愧孔氏之徒與何言之近也夫學至孔氏止矣其家法不出慥慥君子而顧猶以爲未能則後之學聖人者斷可識矣先生之後有文簡公及君奭伯仲間竝以理學師模當世大抵篤信文成之說而直達之非復弓冶之遺矣然二君子終不愧先生聞孫無乃反躬不言之地有適得吾良知者與夫使世之爲良知之學者而皆如二君子之以躬至焉雖正學一編不作於先生可也嗚呼吾是以知學術之終歸於一也紫陽之後有文成可也文成之後有先生可也請以質之楓山予不敏嘗後先辱交二君子而於仲氏切劘尤深一日以先生之集問序於予敬爲之述其淵源如此

胡松菴先生錄

甲戌二月

暇日與二三子講良知之學旣嘗自信爲千聖嫡脉而猶慮學者以虛知見承當或浸流於猖狂也因特爲良知下一註解曰此獨知之真者耳一時聞者有省或云獨猶落第二義者益不喜言保任邊事試問如何是第一義私心恨不起餘干於九原而其證之彼其於慎獨之說胡終身服之無斁也一日舊轄槩山公以其尊人胡松菴先生傳



集寄余余讀之未卒業知先生生餘干之鄉而學於餘干者也考其平生大都從踐履入門而喫緊得力在色貨兩關嘗暮夜守遺金不去卒還其人有時引嫌少婦而謝之皆凜然不欺屋漏只此二事可概其昭昭者先生事親孝處季妹友所至擁皋談經則亢立師道而其教於過庭也卒起其子蘂山爲時名臣亦孰非此屋漏精神所醞釀而時出者洵乎其爲餘干之徒也夫此二事者世人驕語之以爲奇事或又曰偶然事不足道而不知先生固有以處之曰吾愚於從欲云爾則先生之學所爲研幾於理欲之際而卓然有以自信也久矣故以爲奇事則道本無奇以爲偶然事則亦有不偶然者也餘干之言曰第一怕見得不直第二怕工夫閒斷夫所謂見之真者亦只是見得理欲二字分明不爲所愚耳只此是良知是第一義更何第一義存天理遏人欲工夫是第二義仍是第一義此千聖學脉也江右於理學其天性獨餘干一派傳之無弊而今也先生繼之至爲海內學士大夫所稱述曰江右兩胡先生懿哉若人允爲來學憲余生也晚未及奉先生教及奉先生令子於桑梓穆然道韻一交臂間輒爲之神往知其淵源必有所自今乃得之於先生者果如此嗚呼聞先生之風者亦可以興矣遂爲之題其端簡

史鴈峰詩集序

言非古人之所尙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往往發於嗟咨詠歎以寄其情而止乎禮義之正如三百篇所陳至今讀其辭如見其人而時有有餘不盡之意寄之引物連類之



中而終無尙口之病則學之不貴有言也審矣詩教之亡也漢魏以降率務爲俳優相說而不顧其心之所安至於誣善行私而莫知止也又奚暇問其雕櫛字句協比聲律之弊乎予性不解說詩而閒從人學因知詩固有不異言者家塾師史子復與予論學屢矣一日出其曾大父鴈峰公所遺詩稿若干篇示予皆近體也而能不失古作者之意有溫厚和平之風一再讀之轉見其質而不俚淡而有致慕古而不失之誇感懷而不傷於激真能留不盡之意於有言之中而時溢其無言之趣者因遂進而論公之世爲名諫議而不必以諫顯爲良二千石而不必以循良課雅志林壑而不必以肥遯名雖留心經濟之學而亦不屑屑於功名之會真能留不盡之意於無言之中而時溢其

有言之趣者而公乃一傳爲州刺公再傳爲觀察公三傳吾友子虛以學術鳴當世爲士林祭酒其季卽子復與之競爽公之不盡之意且愈傳愈遠愈大而公於是愈不可測嗚呼不盡之爲道也天地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況於君子之言學乎子復因以遺稿請序予爲率意書之愧不能盡知公轉無所容吾言矣

初本證人小譜序

袁了凡先生有功過格行於世自言授旨於雲谷老人甚祕及其一生轉移果報事皆鑿鑿可憑以是世人信之不疑然而學道人不以爲是也近聞人顏壯其氏刻有迪吉集大抵本之了凡而頗盡其類其說漸近於學人友人有歎賞之者因有有所爲而爲善之說夫亦有激乎其言之



也學人居恒談說理道必豎第一義至無善可爲纔涉禍福因果益指以爲外道不足信雖吉凶同患語載大易不信也及徐考其生平有愚夫愚婦所不爲者矣究其病正坐舉話太高如以貧子說黃白總無實際徒滋邪妄世人因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莠稗豈謂是乎夫學凡爲之而已矣無所爲而爲爲也有所爲而爲爲也爲聖而聖爲賢而賢請姑遜聖賢而不爲僅爲了凡一日之間課功程過據事直書一一邀天地鬼神與之昭鑒如是者爲之而不已卽不必問其功罪所準若何而只此天地鬼神昭鑒之心已通透聖真不差毫末更無所爲第一懷矣雖然功過不兩立出乎過卽入乎功功之進退卽是其過之有無苟紀過而已何功之有因勒紀過冊以示學者又慮其無所本也更著人極圖說以冠之又繼之以日用功課總題之曰證人小譜或疑圖子數圈猶作道理上會者陽明子不云乎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學者纔作反身觀自心是極自極是聖卽天地卽鬼神從此證入無往非惠迪之吉而去從逆之凶功莫大焉者此之謂有所爲而爲善此之謂無所爲而爲善只恐家風淡薄收拾我輩不住不免向雲谷老人尋活計以是忙忙幹辦一身反成墮落也噫

劉氏家譜小序

世表

家史氏曰劉爲陶唐氏裔先宣子語穆叔詳矣此外食采於劉賜姓於婁項等皆無與焉六族盛於漢而南陽而京



兆長沙其始而中山其繼也五忠著於宋而五夫而麻沙東族其本支而西族其分派也自光爲廬陵爲維揚忠翼公退翁先生暨別駕公世系班班可考而家水澄者則自山陰邑幕公始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有大宗有小宗有繼祖之宗有繼禰之宗祖一子宗不可勝紀以世表分宗以年表辨分序齒而譜系乃可得而理也二表始自子長孟堅繼之然馬譜自錯至談不過六世班譜自壹至彪不過七世以爲遠而難稽不若近而易考也吾劉氏譜始自邑幕尤得古別子爲祖之義云表分五世爲一畫自榮華十六字加式崇十六字貽謀遠矣覽是表可知大小宗之興衰消長感召有自來禍福咸自取吾宗賢者進而加之意庶幾錫類永世矣乎述世表

年表

家史氏曰嗚呼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所生之義大矣哉經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又推本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生而貴者乃始有受之而貴者故人以天地爲大父母云劉氏之有譜也表以世而所生之義著矣然自吾始遷祖而降一傳再傳以至十數傳三百五十年之間其爲名位昏姻子女紛相錯也萬有不齊也而且有佚其名者有佚其行者有佚其字號者有并佚其名位昏姻子女者所生之謂何而種種若是寧無居其忝者忝爾父母猶可言也忝爾大父母不可活也請遂以大父母爲訓首紀支干立天地之義而所生系之歲周於上統正於下其生而全也或假之其佚也或斬之又從而疑且闕之



而寵綏與曲成之意備至是以君子一稱名不敢忘父母則不敢忘大父母也庶其夙夜是遑乎故曰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述年表

選舉表

家史氏曰劉氏士族也士之子恒爲士詩書弦誦垂三百年不徙業而儒効時聞或被弓旌或繇射策爰自昭父公而後世有哲人遂大顯於司馬支庶雲祚積閥累閱繇一命再命而三命煌煌乎盛哉昔我先人宣子嘗誇世祿而見折於穆叔曰士貴三不朽斯亦功名之一券乎若夫朝典晉錫之餘清議每懸諸月旦華袞尤重於搢紳其自巖穴隱者而上時不乏海內聲氣之往來其言可以傳信也而其人亦竝以千秋於稽其類德業文章各見一斑故曰不知其人視其所與後之人服王言而抱隕越之虞則移孝可以作忠引知己而托同心之契則論世可以倚友庶幾永永不朽令圖乎述年表

世家列傳

家史氏曰古者諸侯建國大夫立家三命建人小相維以克永世故詩曰大邦維翰天子之命無疆義言國又以家重也後世封建法廢而世無世家雖列爵五等舊往不數傳子孫夷爲氓隸至易姓受命之日則人戶遷徙不知來處崔盧王謝更迭而起當是時徵求一三五百年土著其人不可得安問所謂世家余劉氏其先不可考以爲出自炎漢之裔者近之而余獨喜三壽公以官爲家頗近古世家遺意且水澄之鼻祖也遂書之爲世家自此而降



有爲聞孫若而人雖顯晦異致最瑜殊掩大小岐訛蓋亦各言具體不愧世家之後而祖德其弗可諉也已嗚呼莫爲之前雖盛弗繼莫爲之後雖美弗揚久矣夫劉氏之後先能相迨以有成也引而長之不無望於後之後君述世家述列傳

內傳

家史氏曰蓋聞之婦言不踰閭閻而儀非有家之幸也然觀詩書所載自古國家理亂興衰之故多係婦人積數千載如一日豈非王化始於閭閻本之衽席理有固然事以類應乎君子知乎此而所以反諸身者亦必有道矣是故同室則雞鳴交儆靡堅夙夜之忱獨處則屋漏自盟雅托衾影之鑒匪曰夫常實彰婦訓余劉自司馬公舊譜已載有貞淑笄流可光圖史後之述者各從其類二百年來特書附書代有其人而義例則頗從其略往往人不數語僅還之無儀而止將所求乎彼者輕而所責備於刑于者逾重庶轉移風教之有地乎述內傳

祖訓

家史氏曰昔我族祖屏山先生以道學爲文公師而舉易之不遠復三字爲授受祕旨萬世稱儒宗云吾祖遂安之言曰吾家世通儒術不事虛無又曰無邀福非類以重吾過其殆有聞於先生而興起者與自此而降遞相祖述短簡殘篇人具閑家之則代存保世之謨至僉憲公學有淵源上遡先生尤稱滴血考其論著於身世吉凶悔吝之途往往三致意焉嗚呼懿哉羣族之人而告之以聖賢之學



必曰我不能然不能如聖賢之無過而不能不如聖賢之改過致過而益重其過亦曰不遠之復而已矣藉令復而遠焉遠之又遠以極於悔凶咎錯出殞身覆家恒必繇之乃知福不可以倖致道無事於遠求先人之訓不我欺也尙世世祇承以無忝於家學述祖訓

典禮志

家史氏曰治人之道莫尙於禮而家其則也乃涑水氏著通禮獨以祠堂爲四禮之統會謂必先明乎此而後開業傳世有其本人道之經可得而次第正也君子是以識禮意焉我劉氏幸生於休明之世在越頗稱望族然聚族二百年而始得先人盼饗一席又五六十年而始有祠祀又數十年而議及祀典代經賢哲之講求人聚習染之議論猶未見其灼然可行者也若其他冠婚之節喪紀之數陵夷不振又可知已夫禮反其始樂樂其生非其文之謂也故曰禮失則求諸野又曰汙樽杯飲而薦鬼神誠以反始之意爲教家之本觀其會通敘其典常聯其宗盟合其愛敬而竊附於積德百年之說禮樂其有興乎述典禮

土田

家史氏曰語曰旣富方穀未有議教而不亟議養者劉之先嘗起家卿大夫而植產皆不踰中人不一二傳子孫益習爲坐耗以趣於盡至突烟日不再舉者有之奚暇治及禮義此外各房族間有興者亦遞興遞廢而已獨其所謂堂留祭田頗垂之世世不與贍田同遷徙卽不肖子孫無敢窺問鼎者君子曰其漸可防也而其名可存而勸也譬



之植木培其本根枝葉將自榮劉氏之業其永世乎又因而及義田則強幹扶枝之道在是事無幾耳肇斯舉者庶不乏亢宗之思述土田

救荒事宜序 崇禎庚辰

吾鄉有救荒之議人情頗在觀望閒卽有好行其德者亦沾沾耳獨登子成其母若大父芝翁先生志盡發其家廩施及一城不數日而徧語詳登子自序中自此人人競勸自鄉先生以及素封稍有餘糧隔宿者皆爭出其所有以從事或平糶或賑口或設粥分投互應又因而及四郊遠近其爲鄉先生以下相勸如是一時恩膏所被如法雨慈雲得之者無不懽忻鼓舞頓忘其爲凶歲之苦也先是萬厯戊子告饑相傳富家皆扃門自守無一相顧者至死殣載道今歲斗米數百錢人情洵洵不減戊子實賴當事預爲徙薪而我儕士大夫又有以仰承之竟無一人填溝壑世每謂人心不迨古昔日甚一日如江河以今而觀竟何如耶相距五十餘年昔何以人人秦越今何以在在痾瘵倘由此而進雖我夫子所稱大道之行當亦只在目前則士君子挽回風尚之微權洵有不可誣者先生立朝晚以遭讒不究大用姑以所未盡者施於鄉其樂行善事往往類此鄉人奉之如慈母然吾不喜先生以一身活滿城百姓而實喜先生以一人操挽回風尚之權不難返叔季而三五也若登子可爲善繼乃翁余又喜先生有孫矣書以勗登子

古小學記小序



學的

言學所以學爲人學爲聖人而其功自幼學始故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曰童蒙求我貴誠也又曰初筮告筮以交於神明之道也敬之至也養以誠且敬之爲養正敬則誠誠則聖故曰聖功古之言敬者莫詳於程門而高弟子和靖先生其嫡系也祀之下庠允爲萬世師學者誠欲自幼學爲人學爲聖人必自先生始譬之學射必先設候以祈中操弓挾矢其後也先生其小學之正鵠與爰述語錄若干條并其淵源所自以示訓

躬行

學以敬爲入門立天下之大本本立而道生乃授之以行大者在五品之遜所謂五達道是也其說昉於虞廷而通行於三代庠序學校之教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庠以養養此者也校以教教此者也序以射射此者也古之人繇小學而入大學故學以明倫必自庠序始而鄉先生之沒而祭於社者則其儀表也爰仿朱子嘉言善行之意斷自鄉人之賢者若而人備錄之以爲景行資苟其猶存乎見少則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亦惟所取法焉可已夫行亦何窮要不離乃躬者近是故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禮學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禮者躬行之地也周禮禮有五經一曰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二曰凶禮以哀邦國三曰賓禮以親邦國四曰軍禮以同邦國五曰嘉禮以親萬民而



其曲而殺者見於威儀言動之常出入起居之節又所以分紀五經爲行禮之本有經緯之義焉故學禮者宜從曲禮而入卽子所謂執禮者也但三千之文未能盡述今姑取其切於小子者約爲一篇如下

### 樂學

禮樂非二事也凡禮之登降上下節文度數之間雖若出於至嚴而莫不有和樂之意以將之是卽所謂樂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推而大之自古王者昭德象功莫盛於六代之樂故典樂之職皆舉以教胄子及學士而尤爲小學之所不廢內則曰年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是也然古樂於今不復作矣并其聲容器數而亡之獨元聲之在人者萬古一日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學者姑務求志焉志立而學半學斯樂矣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所謂聲氣之元隱然在是舉而措之一身之近靡非九變九成之形容區區聲容器數有不足言者矣

### 射學

儀禮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天子者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爲燕息之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燕射卽鄉射蓋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五州爲鄉州者鄉屬也而仍謂之鄉射射之時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故也鄉射必於序故曰序者射也此小學之主教



也儀禮具載其文頗近煩謹節略如下

### 御學

周禮五御之法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爲疾徐之節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屈曲爲周旋之節三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旋應舞節爲折旋之節四曰過君表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櫟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卽褐纏旃也爲作止之節五曰逐禽左謂逐禽獸者使左當人君以射之爲驅逐之節法如其備也故學者童而習之少事長賤事貴必悉之然御法雖存而御學已不傳於後世習之者爲辱人賤行又南北異宜舟車異用言御於南方之澤國是操章甫而適越也故士益罕言御士不言御而於民生日用所需引重致遠之具亦并置不講甚矣其疎於用也況五御而終之以逐禽左文事之中有武備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天子帥師弟子與師所謂逐禽左也是以黃帝不廢車戰之利中古頗矜騎射之能大抵皆御事也則君子之有志於當世之務者胡可不講求有素而於御學一加之意乎今略載禮家諸御說於前而附以近儒車制馬政之說使學者有所考焉

### 書學

內則十年學書計書則古之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轉注六假借是也六書爲創立文字之祖學者誠不可不童而習之而離古人文字亦別無六書可考太學之教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者既習六書



豈有不先事詩書之理詩書而外可以類推矣愚謂讀書必先折衷於孔氏孔門之教盡在四書而刪述大業乃在六經學者本之大學以求其端參之論孟以肆其說進之中庸以約其旨而後乃旁通曲暢於六經以要其至則窮理之法隨在裕如而心益可以不放矣又以暇及古今諸史惟綱目集其大成稱史中之經經世之道具焉此外諸子百家未必盡規於道語曰羣言淆亂衷諸聖又曰多岐亡羊學者審諸

### 數學

數學肇於黃帝之臣隸首與麻律一時竝作佐書契以代結繩傳之後世遂有九章算法爲萬事萬化彰往察來之權輿周禮保氏立數學以教國子是爲六藝之一唐時猶設算學博士督課試舉一如三館博士之法頗爲近古後世徑置不講以爲九九之技而卑之不知盈天地間一數也天地之大也而可以數盡況其他乎故洪濛旣判首洩苞符河圖顯易洛書陳範皆倚數而立數卽理也言理而不言數理亦不立理不立數不行乾坤或幾乎息而人事中廢雖聖人亦無以效範圍天地之用則學者當務之急豈徒握算縱橫云爾乎

### 聖統

學者從事於六藝之途優游而進之德日崇業日廣一日而爲聖人不難夫聖人之道非有加於此心此理之外也亦曰敬而已矣小人此敬聖人亦此敬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周之爲相孔門



之爲儒聖聖相傳若合符節載在詩書可考而信也降及後世斯道不絕如綫天啓有宋以及我明諸儒輩出學焉而不謬乎本心之說皆孔孟之的傳也昔人以私淑諸人爲幸學者誠繇諸儒以求聖人之道遡流窮源遞而進之殆庶幾乎語有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言學以漸達也後人喜言頓悟謂卽心卽聖不假修爲更無階級然謂吾心卽聖人之心則可謂吾已放之心卽聖人存存之心則不可故與其頓也寧漸必言漸者亦小子之學云爾

古小學通記小序

政本

古之君子言學而政在其中故曰政者正也又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莫備於大學一書約言之曰修身爲本而已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於慎獨尤得大學之旨後之爲章句者吾惑焉八目平分各爲一事若不能以相通者至誠意正心本末之辨益仍訛襲舛曲解難通於是大學之教不明於天下而誠正之功且爲世主大禁西山衍義離矣瓊山補義愈離矣嗟乎皇王而降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則亦諸儒言道者之過也一日讀曹魏石經而有當焉千古殘經於焉一快因爲表章其說略放衍義附以古今傳紀次第爲之發明雖條目犁然如故而義本相通意實一貫庶使後之君子臨政願治者知所退而反求焉述政本

問官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周禮之大者莫過於周官故亦稱周禮云後人以爲周公身致太平之書又曰周公未成之書也故與尙書篇小異要之異同之跡姑置弗論而第考其規模之宏偉布置之精詳誠非周公之聖不足以與於斯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亦萬世治天下之金鏡矣自漢迄今建官立法代有損益而莫盛於我明總之不離周官者近是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苟能學古而師其意不惟其迹漸推之當世之故庶幾免於面牆抑亦仲尼之雅志也述問官

入官

語曰士先志官先事事固所以職志也是故天子以天下爲官諸侯以國爲官大夫以家爲官士庶人以身爲官亦各言其所有事也官不同事亦不同事不同而所以事事之道同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下者一身之積也士庶人以身爲身天子以天下爲身故又曰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安身之說也安之也者修之也修則安不修則危危身敗官殃及天下有官君子其尙各敬爾身而無自隕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庶幾乎述入官

五而不王道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函三才而一之者王道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皆是也假之而伯者五霸也霸極而暴者秦也此天地一大升降也漢興撥亂世反之正其在王伯之間乎晉宋六朝無足言者唐太宗



貞觀之治自以爲親行仁政然主德未修推行無本蓋亦僅與漢治等趙宋家法修整較勝於唐而王政之大亦未有設誠而致行者迄於元季紊亂極矣亂極復治乃進而王其惟我明高皇帝乎蓋世不能常治而不亂統不能皆正而不閏而獨是王道者君倡之或臣和之上夷之或下等之或野修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爰本夫子刪書之意取春秋以降迄於我明凡若干篇備累朝大法述王道終焉

宗課序

古者士家修而廷獻之後世修之家壞之天子之廷說者曰未嘗修未嘗壞也夫士卽修之家不能不壞之天子之廷而況其果未嘗修乎父兄以教其子弟曰吾欲云云子弟以學於父兄曰吾欲云云一旦得志取科第則又欲反其道而用之以自附於古人之建立亦必不得之數也逞余叔無疆先生素以文章鳴士林而好修副之頗不媿吾家學歲辛壬間謀之余卽宗祠中每月舉一會會羣子弟而課之亦不過曰此其爲云云者耳於古人所指家修之際澗如也而一時後生氣習亦遂以少馴二三子矜頗知有讀書好修一事迄今無疆先生歿十年而諸子守其教不忘其才者益自矜奮以懼辱先生往日之訓蓋不特如手澤口澤之存已也夫文章小技也而發爲聖賢之微言則攄寫在心曲文章之變不勝窮則心術亦不勝窮余於此道闇闇於近時文章多不能句讀獨能讀諸子之文讀諸子之文如巧女作繡刺雖譜樣新翻而引針扣線指法



自如則至變而有不變者存乎執此以往知諸子之不違心以取世資審矣雖然一家之言不足爲大方道也易曰同人於宗吝道也諸子因次第出以就正於國人而余亦一如無疆先生所以節略諸子者而節略之如此以授諸梓

伯舅姆司馬氏章太安人七十壽序

萬曆甲寅七月

蓋聞至清無文至言無辭文則飾辭則枝也忠信之不足而後聲音笑貌生焉致非其至者也不不得已而有文且辭者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以言乎父子若聖善之頌稱而隱蓼莪之感辭而怨尤有怨慕之情焉亦情之至也人子於父母之年也養之以無方引之以億萬斯年然且惟日遑遑焉而曰一以喜一以懼何暇文與辭之有蓋宗周於我伯舅姆太安人有母道焉今年秋七月屆安人誕降之七十宗周先期往省將圖所以稱燕喜者比聞諸宗人已醵金舉賀競相勸也且徵言於予曰惟宅相之賢予具以啓太安人安人辭曰以吾子若孫之不穀也與拮据之無日也其何德以辱父兄子姓予曰甥志也安人謬解頤曰姑俟我大耋之年乎且視兒郎吾兒焉用文之予唯唯而退會諸子姓申前請宗周竟不得以無文委則稍稍爲述太安人大略且以志吾私而已安人出司馬世家配吾伯舅父陽衢翁稱外大父家婦柔婉其慎早有令聞大父性嚴厲雷烈風颺家人鮮得其懽獨甚宜安人雖宜安人遇子孫少不可輒督過子舍詬辱聲徹巷遞夜及曉安人婉婉屏息無幾微見於顏色此其



婦順大者陽衢翁落落有父槩安人事夫猶事舅氏也族固多豪健而比巷交織叫號狠劇之狀雜沓於前安人若爲弗聞也者而避之雖剝膚侵辱亦搖手閉戶戒子孫毋相裕里中化之安人爲人退然不勝若一無能者乃至秉家政獨身先娣姒間予不及詳往事猶記仲舅旣顯篤友于之愛兄弟合食食累數十安人身主中饋饋食佐餽必稱善以供祭祀以惠賓客忘如也暇則執麻枲治繭絲織紵組紃之役靡不躬親及外父母伯舅氏先後謝世子孫蔚起安人年已六十七猶操作不衰忘其身之爲老姑也非所謂無成有終者哉易曰坤道其順乎安人有焉宗周嘗私論母德若安人之順仲舅母之理先慈之貞靜皆近世絕無而僅有卽徵諸周召邶鄘之間率有當者惟我外氏剖斗折衡世有陰德至大父尤以儒宗表正鄉閭不忝太丘舅氏承之益鬯家學率我安人內則是效垂輝彤管式我後人後之人是月兢兢無敢越厥志以添先德繇斯道也豈非海內士族之標準而風教之所自出乎語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安人之慶遠矣哉乃予因是而有感於吾私也昔者先慈寡而貧養孤於外氏安人實分襁褓之役孤與諸兄弟更衣而衣共盂而食忘其身之非安人出也比孤長有室雖有析箸猶時宛轉懷膝前歲丁酉予以諸生應試歸坐安人第間問予曰兒幸得舉乎時安人所擁衾敝緇也則予指之曰果爾當爲姆易斯緇也安人笑頷之未幾得捷報安人津津爲一舉舊話迄今二十年所予偃蹇淪落兩鬢望星安人之緼屢易而予猶負乃心



追思切切欲報之德實將罔極徒寄吾愛日之誠於欣暢感慨之下而已何所容吾言宗人聞之曰嘻頌則未也以志爾渭陽之情斯至矣又十年而進大耋之觴子其無負斯諾也予等父兄子姓請執爵以從

丁長孺先生六表壽序

萬厯己未

頃者■叛入寇遼左所過空城堡而屠幕府前後遣大將軍守且戰輒敗沒勢且逼山海京師震動而西■及勝國遺孽乘之各率所部落叩邊邀我金繒出悖謾語於是東西九邊蠢動矣當事者宵旰而議東事大司馬議兵兵匱司農議餉餉匱將作議軍實軍實朽同寺議騎兵騎兵復匱而天官鄉廷議而推經略使者使者前後以敗衄聞事下司寇議刑刑莫衷臺省則日上公車牘議可否漫無可否進而畫諾於執政政本揆之天子天子高拱稱朕曰鼠竊狗偷不足慮也勅有司無以官帑請於是君臣之綱紀政事盡矣杞人聞而私慟曰禍岌岌殆哉不可爲矣余聞之明主之治國也如理身然善理其身者必恃元氣以爲之本而後骨縮而筋束血華而脉理五藏六腑四肢九竅依而生焉居恒愛寶其精而嗇用之養其天和而時以息之兢兢焉惟戕賊是慮雖有寒暑風雨之變無所嬰之遇疾攻焉一匕而瘥矣不善理身者反是今天下亦知所以受病之原乎問之縣官諸執事不知也無乃在元氣乎元氣之在人也托於無形而體衆體卽有身者亦不自知其虛實奚狀往往借血肉之悍者以自逞殆血肉之氣愈逞而元氣反愈耗有洞垣一方者特已窺其微而預爲之



計曰患已在膏肓主人怒而鉗其口疾出之卒乃大券於戲此天下事所以終不可爲也憶吾友長孺子在壬辰癸巳間以中舍上封事萬言效賈生治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各數事大指爲國家培壽命元而是時元氣之受傷者猶未甚長孺固逆知有今日也則曰請需臣十年而伏斧鑕既十年稍稍左驗長孺復以主客郎三上封事與諸柄權者斷斷爭微陽之勝負則又曰請需臣五年而伏斧鑕口血未乾敵已向都城於是長孺之名重天下矣而長孺竟以前後言事兩罷官前後坐長孺而罷者亦若而人國家之於元氣果何如哉果何如哉余後進長孺二十一年髮燥得讀其文想見其丰采已一交臂許爲忘年長孺後罷官余嘗以微交理長孺而且曰元氣已潰弗可亟也盍劑之亦中蜚語罷然余自視識不逮長孺遠矣長孺罷官歸則杜門掃却日發憤而從蠹魚之好時有得也則書之會小疾益從三不惑玩心於高明而任道益力海內之士且有聞風而興起者夫陽盡於上也而復反於下故爲復復得乾之初其辭曰潛龍勿用能潛而後能見躍且飛潛也者元氣之母也而復之地也子雲之擬易也首中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通乎學矣以長孺之學於高明也而潛克之其爲龍德乎自此而龍見天下其於世道之復也直嘯之而已矣昔伊川先生遭黨人之禍廢涪州而易道興晦菴先生繼之既卜遯而綱目著自孔孟而吾道之剝未有如二先生者也而二先生終以其道見於天下行之於萬世其所得於



潛龍之學深哉長孺勉之矣雖然此吾儕究竟事耳今天下事日孔亟臣子朝夕之不謀而侈言千古草莽臣願終從長孺借一箸天下事尚可爲乎更五年十年而兆太平乎請長孺明以告我會長孺春秋週一甲陽月其初度之辰門人陳生堯年等謀所以觴長孺者遂書此遺之余聞之也君子不敢以一身之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戚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陳生笑而起別曰先生且休矣弟子年請特舉潛龍之學爲長孺先生壽

族叔玉宇先生八十壽序

崇禎己巳四月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此孝弟人人此孝弟也昔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化之是故君子親吾之親以教養斯人親其親矣長吾之長以教弟斯人長其長矣有天下者以教天下有國者以教其國有家者以教其家一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日者叔玉宇翁有猶子不率度未可遽化姑絕之絕之已甚余從容進曰視舜處象何如翁亦憮然翁自上海解組歸惓惓以惇本睦族爲事吾族指累數千子弟賢不肖紛焉不齊而翁獨長於齒得與聞家政其立教大都不越孝弟云翁今年八十矣視其神氣可當人五六十時每晨出與二三長老遊談竟日不倦子弟過者隨方接引或面訐其失聲色俱厲其人不能堪往往抱首而退望見翁輒翔而逝入其門嗃嗃如也蓋翁雅以嚴作法而氣足副之至老不衰當之者如疾雷破耳不知非僻之日以遠也族大小事得翁一言決無敢譁者其教人動引先德其最著者爲三世祖遂安府君以童



年三入滇脫父戌籍海內稱純孝者也而翁祖少司馬府君又以友于之德冠閭里翁指一二軼事娓娓令宗周輩日聞所未聞自此族之人有聞風而興起者劉遂日以大用翁教也翁嘗感其猶子嚚特著勸善文一篇言孝弟果報甚赫又附以脩德篇嚴義利之辨謂孝弟性也而率以利蝕可爲中人膏肓宗周嘗梓之以示遠近其後舊治徐宗伯見而悅之復序之簡首鈐傳海內海內之人無不知有玉宇先生者郡大夫特起以鄉人賓之禮爲一方矜式至是翁之教益遠矣今四月六日爲翁懸弧辰族人謀所以壽翁者將徵言於余翁聞而辭勅諸子弟無修縟儀會先世祖墓以涇潦告崩翁獨鳩工修築且增置墓前几筵石使樽俎有藉而至期遂不爲樂曰吾惜此費展劬勞之思不亦可乎宗周得之灑然有當於心也翁旣老而念所生不忘遠祖如是是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表獨難猶子一格乎翁勉之矣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翁之求福也多矣自此而九十而百齡以往子弟輩倘進而稱萬年之觴其能拒諸翁前年途遇一道者呼翁前曰越某時爾老人當邁奇疾余有藥瘳爾取丹丸以進使珍藏且曰上帝閱爾老人有陰德賜爾壽一紀言已去隨踪之忽不見至期果疾憶道者言亟啓所藏藥清水一盃而愈自此翁神逾王不殊五六十歲人見者異之宗周旣奉翁指不敢以縟禮致瀆姑記翁近狀如此以慰我族人而姻黨中辱交翁子者聞余言而欣然曰是可以壽我翁矣遂書之



譚母胡孺人七十壽序 壬申正月

予自辛未三月鳩同志講學於陶文簡公祠相與證其所  
以爲人者題其社曰證人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書曰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予因謂諸生曰吾輩今  
日爲學祇完得個人耳若於此信得及縱目不識一字已  
是開眼孔人此等人便可與之言學若信不及雖讀盡天  
下書無益雖與之言學弗學也但信及處亦大有商量方  
其始也執途之人而語之曰爾人也能不憬然及其至也  
就聖人而語之曰爾人也能不茫然此證人之功所以不  
容已而未可以單提直指而有得便自謂已至也朋友中  
如秦履思兄弟者自相切劘於此事最久聞予言多函蓋  
者而履思苦思尤甚所謂憬然茫然處頗備嘗滋味又不  
欲以告人而輒於予有起示也予遂日奉履思爲畏友旣  
稍熟其世家自曾大父以來世有隱德又及其母夫人以  
及於所自出而知其淵源所漸有不偶然者一日履思兄  
弟造予而請曰祐外祖母胡太孺人新春之二月年七十  
矣先慈罔極之銜靡所自至願借一言以爲壽筵光子小  
子且佩寵貺復爲余備述太孺人之賢更有加於前日也  
予乃喟然而作曰是可以壽太孺人矣太孺人之事舅姑  
也孝而敬其相夫子也柔而正處娣姒也仁而有禮育子  
也慈而訓之以義方庶幾完其人者歟夫太孺人未嘗誦  
古人書讀古人詩以求所爲人而證之而所至能不媿其  
爲人如是益信余與二三子昕夕所言者爲不謬而履思  
兄弟之服膺予言實素有以感發於家庭密邇之際也雖



然太孺人信能不媿其人矣使吾黨二三子者果爰斯旨以求證得無日用不知者有以藉口乎是未嘗識太孺人之深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太孺人近之以是言學庸遜聖乎恍然繇是茫然亦繇是二三子日有孜孜焉於太孺人有餘師矣余乃舉觴而祝太孺人曰願太孺人耄而壽日以人證也不徒以人證且以聖徵又舉觴爲履思兄弟祝太孺人曰願太孺人耄而壽日以人證也不徒以身證且以家之子若孫共證又舉觴爲吾黨二三子祝太孺人曰願太孺人期頤焉而壽日以人證也不徒以家證且以天下證太孺人聞之爲一粲曰敬舉君之觴

趙母黃碩人七十壽序

王申

一日姚江錢子集生顧余以其內母黃碩人七十之祝辭

見屬余謝不文而錢子必假一言以爲重因出手牋述碩人之賢娓娓云碩人始歸趙爲世家婦其舅姑秉政頗嚴少不當輒詈諸子及婦碩人每事必引躬爲夫子任過徐霽二人其爲婦有如此者復所公有弟甚愛碩人曲體之凡衣履酒漿之奉必推其臚潔至從師問學皆有贊焉竟與叔成立而處妯娌尤有恩禮每操作女紅及井臼之役碩人必身先之且兼妯娌之不逮者以貸責於姑一切相規相勸無形骸之閒處四十年如一日其相夫子以孝友之德有如此者碩人舉一子曰貞以學行著名始復所公於役四方獨以父師之責委碩人每篝燈佐讀丙夜惟勤凜之以義方不一假頓笑遂成令器其爲母有如此者晚脩淨土業日誦金剛經虔心禮奉或檀施不厭其樂善



至老不倦又如此余乃拱手而嘆曰賢哉碩人可以風世雖其事至微渺而天下之至德要道卒無有踰此者余乃知道之果不遠於人而世之遠人爲道者道果遠乎哉乃碩人晚而好大士家言以淨土爲業豈其猶有不足於平日而求助於彼乎時同志史子虛在座啓余曰夫道知而信之雖非徒踐履之謂也意者碩人將以求信也云爾因問余曰子知心乎曰性而已矣子知性乎曰天而已矣雖然未也頃之又問如前曰吾知吾心耳天則有不可知者子虛笑曰如此猶未知爾心在余爲之懼然遂別去余乃復取碩人狀而展之跡其平生蓋有行乎當然而出乎不得不然者是孰使之然吾乃恍然於所爲心者與又他求乎又他求乎余願碩人舍下大士叅而反求之吾心從容百歲視履考祥使其子若壻咸得從母氏之教以與聞乎斯道天下萬世稱之曰程母歐母則碩人備斂福極又有如此者矣於戲知人而不知天者其蔽也俗知天而不知人者其蔽也玄請以質之碩人遂次第其語遺集生不知果有當於三祝否也

壽秦淡如先生七秩序

庚辰十一月  
稽章燧家

墨蹟今藏會

古之君子有得志而道行於上者有不得志而道行於下者道行於上天下被其澤道行於下子弟從其教雖隱顯殊途其爲世重則一也今天子御極之四年聖學日躋四方丕應吾郡同志相與證人之社奉石梁子而師之余亦從於細席而秦氏子孫學者濟濟其最有年者爲淡如翁髮則白志則甚壯也閒一言叩余皆入微之旨亦足於驗



學問之親切矣近抱病家居方欲徵其新得適履思造余  
曰庚辰十一月朔爲淡如先生七十之辰宗人謀所效祝  
敢借一言爲壽筵光余之誼不容辭然不願以夸言致譽  
從余平日所信於翁者爲諸子言之可乎翁少高氣誼博  
譽磊砢多英藝材中身反約日代月遷晝爲宵得少壯之  
間距違何幾而識見之度越若出兩人其亦可謂敬仲千  
里矣急難無忝原鵠猶子式歌采菽姑姊妹之無所存者  
胥賴吾季也在生徒出其門者望而知爲從安定來也立  
家訓以率族人善扶獎少長咸懷被其色笑穆如清風聆  
其訓詞溫如冬日淡翁之學可爲有成矣然余聞之積善  
餘慶作善降祥夫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亦旣彰彰行事間  
矣宜天之隆名殊遇以顯其身也而天於翁若相左者艱  
難困苦已歷投之雖受者安若固然而世之人能無致疑  
賢者之未必獲報乎余則有說爲世人解也夫文中隱居  
一時佐命多其弟子今天子留意於六籍之文側席於四  
科之士而翁以盛德率先俾諸子姓彬彬儒雅且其嗣君  
咸孝友謙和爲閭里推服詎非翁提攜訓導之力歟然則  
翁雖老於衡館之間重以阮窮之戚天殆將使表章經術  
以赫皇猷教育俊髦以襄中造也歟是天之加意於翁者  
甚厚豈世所稱富貴福澤云乎哉雖然翁之踐履純篤久  
爲吾黨重而先儒所謂冰解凍釋一旦豁然其果能自信  
否乎從心不踰固其時也又余所深願於翁者也卽其令  
子弟之攸好德者思一言以效祝寧有感於是哉請以是  
佐壽筵之觴



引

蒙求句解引

有亡子者日與里中敗類遊相習爲流蕩漸去其家旣而益習其所客之風土人情而安之且爲終焉之計矣一旦有示以鄉井之樂而招之使返者掉臂勿顧也設也伺其亡之未遠而招之主人無辛苦之勞而亡子有旋反之喜豈不大幸此性習之說也易之繫蒙也山下出泉涓涓而清駛猶未遠其初也君子則之以果行育德有亟呼亡子之義焉然間以語今之人鮮有知者族兄遵晦氏古樸有行誼蚤謝舉子以蒙師教授里中念流俗之敗自後生小子始也因倣古人小學之意演爲詩歌十餘則陳之家塾以佐句讀所不逮其言或雅或俚一一出之肺腑一二父兄視之以爲巴人之聲學究之語耳安取於蒙求者而稱之而不知偶入於蒙者之耳如一一談其意中事不啻簫韶之可聽也彼其心固未遠其初也雖然彼父兄者業已身爲亡子久矣語之以道而不信告之以聖賢之格言而不知將遂無所用吾招乎有建鼓而趨者大聲疾呼不得或談言微中而得之蒙求數語非雅非俗之間偶與之會心猶足以通其夜氣而立發其鄉井之思未可知也庶有偕子弟而追亡者此又遵晦氏嘉惠吾里無窮之意也并爲弁其首云

義田引 孝義傳芳

余先世以孝弟起家近承先方伯公德意始倡合族義田議於天啓乙丑之冬日余於是有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



時所積貲不盈數金卽族屬所捐醮田餘貲也余藉手矢  
心天日頗似巧婦炊無米嗣後遂邀惠祖宗之靈佑啓後  
人孝義之風蒸蒸日上歲有輸將佐以子母迄今崇禎癸未  
幾二十年共得千餘金取次置田及百畝佳名佳事業有  
成緒而余已顛毛種種老矣倘余旦夕未填溝壑則此舉  
尙可引伸以日底於大惜乎時不我待耳今請再酌爲權  
法以示可久議將此已置之田歲取其息以式廓前緒需  
之十餘年便可再倍今額而至於此十餘年贍族之貲另  
依之族人尙義者如科第仕進入監入學之類前後通融  
歲豈不得十餘金質之已事可驗也自此而十年以後坐  
享成績向所陳捐輸事例一聽之人情永免科派追呼之  
擾矣不然沾沾之積寧慮不終廢乎然余嘗見里中驟起  
之家多不及一再傳其或先世以農桑積累遺之子孫子  
孫習知艱苦必不忍屑越以底蕩覆是役也使余有負郭  
田百畝一旦割所愛以博名高直舉手間事而余政病其  
專且驟也專則私驟則不祥故不惜稱苦稱艱與族賢共  
之說在吾夫子取公子荆之居室矣爰仿其意詳其事例  
於後

題

題張幼青弔忠錄

過武陵年家子張幼青以舊所著弔萬工部詩及申理舊  
令周季侯寬狀示予予讀之歔噓泣數行若重起二先生  
白骨者因念幼青諸生耳何與天下事乃能慷慨淋漓言  
人所不敢言如是夫亦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悲夫方逆璫杖殺工部時兇焰大張向之同聲借劍者  
且抱頭鼠竄一時士氣已盡卽海內學士大夫有憑而弔  
之者亦已寥寥空谷矣及季侯諸君子難作則勢益燎毛  
方大索黨人偵卒布天下所至道路不敢偶語而幼青獨  
率諸友生具呈上官請以百口保季侯上官爲之咋舌非  
復向時文人弄柔翰生活其後幼青竟坐是爲讎家所持  
得免於禍幸耳吾是以知幼青果不可及也吾鄉張文恭  
公爲諸生時聞楊椒山先生之變操文以祭識者知其不  
凡視幼青今日其識力何啻徑庭將來豎立殆未可量先  
正云宇宙內事吾分內事願幼青更廓眼孔進而窺其大  
者區區殘墨數行出之笥中固不足爲幼青重好事者爲  
付之梓人聊以存二先生也幼青亦云

書管石峯卷

石峯先生不急急於榮進不規規於利祿超然遠引急流  
勇退意其胸中雅有丘壑趣非苟而已也觀其與秋江公  
書概可想見先生出入通津家無長物所至惟圖書數卷  
而相傳阨於一炬僅此書數通并雜詩藏於秋江家其後  
人進而得之表章成軸實爲大訓宜哉予從其玄孫德隅  
受而讀之慨然想見其爲人其曰年踰耳順不及時行樂  
何爲遐哉先生不可作矣試問先生所樂何事非榮華非  
利祿亦非泉石膏肓聽其子孫抽繹而光顯之予將於德  
隅父子間問弓冶焉行矣勉之

跋

王堇父廟制書跋



友人王堇父廟制一書蓋不佞官儀曹時答問也今上登極會廷臣集祧廟議太常洪桂渚先生議所以處獻皇者甚正舉朝趨之卒爲禮官所持比不佞承乏郎署則役已告竣久矣不佞猶追維扼腕欲踵太常言之會有以成事阻者亦竟寢此書蓋予所商之堇父將以入告於我后而未果者也其揚挖古今甚核而臚陳四疑尤足以補太常所不逮可爲一代鴻猷令明廷一旦舉而行之豈不卓然有光前人垂憲來禩而獨愧予之無能爲役也予因是重有感焉語云禮樂積百年乃興亦謂明良作合待其人而興之難故有君無臣自古嘆之獻皇之稱宗入廟始於一二邪佞之口當時已有詆其謬者特肅皇帝尊崇孝思愈引愈伸一時廷臣將順之不暇以至於此逮世廟升祔給事中王治遂首昌言之而時不能用至今以爲缺典今上聖明不世出臨御之初虛懷訪落正臣子畢智勛勳之日稽古定制善繼善述千載一時而不幸又以齷齪禮官輩失之豈所謂必待百年者耶考王給諫之建白得之其友朱德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乃堇父竟不能得之於不佞君臣朋友閒胥失之冀堇父之言終不可廢他日有舉而行之者推其自寸莛之叩不佞且託堇父以不朽視昔人有餘幸矣故紙在笥漫書數語於後遺堇父亦以誌予之素志云

題薛安人貞壽錄跋

乙亥八月

不肖宗周少遭愍凶長而無知先人之手跡不留一字僅得殘書數本而已一日叔虞初座中謂宗周曰爾尊人尙



有手澤存吾家薛氏安人壽冊也宗周起而請以拙筆代而歸之以爲家珍叔唯唯久之不及簡發而叔捐館矣私心恨恨後無復有指余者亦付之終天已乎乃者有修譜之役祖澄弟始以其冊來示不覺蹶然起因嘿嘿低頭點閱則薛子警一篇爲先贈君代筆無疑宗周舊有義經遺自先人其上有蠅頭小楷頗與之倣彿宗周今日乃得見我先贈君一面是宗周無父而有父也又得從薛安人懿行凜松筠恍然如見我先慈宗周無母而有母也驟欲易之歸轉念歸之吾家今日拱璧他年敝帚不若仍還之薛安人冀安人之精爽不朽吾先人之精爽與之俱不朽且宗周旣得見先君子面矣自此而喘息相依又有附先君子以俱不朽者則恃此和淚數行縷縷云爾敬書而付之祖澄以俟後人按此兩世手跡終當口不肖

考

三統考

天之道莫大乎時王者繼天立極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莫大乎時上古三皇氏靡得而紀云傳稱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稱三皇氏則三統之義所自祖也黃帝受河圖仰觀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正月攝提失方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帝堯氏作乃命重黎之後復典羲和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所正春夏秋冬四仲之序黎



然而厯法人明舜攝位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因之  
由此以觀則唐虞之世歲必首春月必建寅已開百王統  
矣夏受禪其道主因其四時之書則有夏小正視唐虞之  
法加密焉若日星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冰雪雨  
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蠃蠕動蟄興陟  
降離隕鳴雉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準三  
農以時種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具此夏時之善所爲  
考諸前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孔子曰  
吾得夏時焉此之謂也及至仲康之世羲和廢厥職俶擾  
天紀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王命胤侯往而征之蓋夏正  
始亂也其在後世可知矣是以殷克夏則改夏正周克殷  
則改殷正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天授時之法未始不

肇修夏正之遺而必遞改正朔以新一王之大法則繼大  
亂之後者利用革也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而大象曰君子以治厯明時義取改正朔也夏正建寅  
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天地人三統也三統者建子爲天統  
建丑爲地統建寅爲人統也天以斗柄運乎中央爲四方  
之綱遞建十二辰卽舜所察璿璣玉衡者是卽北斗七星  
魁四星爲璿  
璣杓三星爲玉衡又第一星曰天樞卽北辰也○天官書  
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夜半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建以初昏爲候如  
日躔星紀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子也日躔玄枵之次而  
月行會之則建丑也日躔娵訾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寅  
也必取三辰之月以爲歲首者陽氣始於子子者孳也言  
萬物滋於下也進於丑丑者紐也言萬物厄紐未出也長



於寅寅者引也言萬物至此畢達也天以生物爲心以三辰爲功於三辰見天地之心故王者義取諸此以改正朔然必三陽履泰盛德在木協風乃至子時爲孟春而歲功著於地上此夏時所以稱善也其曰天地人三統者子一陽始生於重泉天數之始律應黃鐘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故得天統丑位二陽地數之始律應大呂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得地統寅位三陽三才始備律應太簇地天交而爲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得人統也又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者按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天地人從出之序得三辰之會今以十二月準十二會而知夏統得人殷統得地周統得天也漢劉歆三統厯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

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生萬物生長懋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悋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云蓋漢以律起厯以十二律協十二辰應十二月而推本於三正之義如此亦自然之應也又曰夏得天統謂嗣世而王者冬至得十一月甲子朔爲厯元也殷得地統謂殷厯統首得甲辰也周得人



統謂周祿統首得甲申也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  
人功自寅成於申也故云然三王正始所改者正朔而已  
若夫春夏秋冬之時十二月之次則周不能改乎殷殷不  
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唐虞一也何以明之舜攝位以正  
月受終於文祖先得夏時也殷以十二月爲歲芒故伊訓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創伊尹祠於先生奉嗣王祗見  
厥祖告卽位也太甲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  
奉嗣王始免喪朝見羣臣也而漢書律祿志謂伊尹之祠  
以冬至越蒨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謂殷以建丑之月  
爲正月而以建子之月爲十二月故乙丑日長至而配祀  
上帝也則非攝祠見祖之義矣是証經也周以十一月爲  
歲首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蓋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蔡沈傳曰卽建寅  
之月則夏正是也如以爲建子之月則不合書春矣洪範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祿數範出  
神禹所敘則五紀卽夏小正之書也曾謂以武王之聖箕  
子之明而攸斂之乎故爾風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又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七月鳴鴈八月載績又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食瓜八月  
八月剝棗十月采荼薪樗金我農六則皆夏時也宛然有  
夏小正之遺意焉其曰之日甯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  
于耜四之日舉趾皆在周朔也故稱曰焉益以見月之



必用夏正也而魯歷志以初發師夏十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陽曆壬辰癸巳如魯內午還師戊午會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則以周正建子則爲之附會云耳孰是而可以通春秋之說矣蓋子謂春秋之事也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謂春正月行夏時也按左氏傳曰周正月建子之月也而胡安國傳曰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謂建子非春仲尼首易之以春王正月也建子非春則魯史故書冬正月乎而仲尼易之是矯誣上天也抑故書冬十有一月乎而仲尼易之是紊亂二百四十二年時事也且以夏時蒙時王義則外而以臣子改正朔罪則僭也春秋何居乎然則春秋之春正月卽夏時之

春正月明矣仲尼作春秋卽因魯史實錄明矣但魯史編年紀事每歲必托始於冬十有一月而仲尼手經筆削則托始於春正月所以爲改正朔行夏時志天子之事之實也至於春秋所記時令一一以夏正通之如桓公十四年春王正月無冰志春和重民命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言冬有愆陽終冬隕霜不殺至於李梅且華而實也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言陽氣初協至仲春始解凍也昭公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言陽爲陰陷也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言五穀不登見人主棄民命也則亦奚必有周正建子之序定災祥乎哉況周入春秋以來王迹熄矣天王不頒朔諸侯不視朔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當時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



厯之不同天官失職莫考異同於是魯文公元年失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告朔之廢自公始至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厯過也再失閏矣故二十八年春無冰則二十七年之冬也無冰災也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至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火八月猶西流而愆在十二月則再三失閏之故也然則魯厯之不正久矣定哀之春秋非隱桓之春秋矣四時災祥莫考而定矣欲區區以周正紀其終始不已誣乎夫閏失則四時不正四時不正則歲功不成歲功不成則百工無所釐而庶績乃隳先王繼天立極之統泯絕乃盡故仲尼有感而作春秋春秋云者五舉以見四時履四時之變以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衰亂屬辭比事而撥亂反正之道炳如也首書元年欽昊天也繼書春王正月正天時明王道也絕筆於獲麟以天道終也董仲舒曰元者大也言萬物之所自始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使仲尼得邦家之任必將舉春秋之法見諸行事以敬天時授人事首得夏時而行之撥亂反正臻斯世於唐虞之盛故他日告顏子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行夏時將以夏時見行事之實非區區改周朔之謂也仲尼既歿又百餘年而入戰國逮於暴秦事不師古克周之後以孟冬之月爲歲首按史記始皇推五德終始之運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



自十月朔漢興因之高祖始入秦紀年書元年冬十月乃知秦漢之際蓋以冬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冬十月爲春正月也暴秦且然而況於周乎況於殷乎況於孔子之作春秋乎善乎子言之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董子推明之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盡之矣漢興百有二年孝武用諸儒議始改正朔行夏時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厯元復得天統定太初厯爲萬世典常嗚呼盛哉

議

兵餉議

今天下兵餉之故可得而言矣言餉者曰清查出納節省漏卮已耳可不煩更端舉也夫餉之額制於兵兵之勇怯制於將將之賢否制於將將之人而將將之人又誰制乎則言豈一端而已乎職聞榆關之上額兵七萬人而浮額至十四萬人逃者復報萬人是以一兵兼兩兵餉也以兩兵兼餉宜乎士飽馬騰而近報逃者皆以庚癸之呼故則此兩兵之餉竟歸誰氏之乾沒職聞榆關之上自樞輔以及道將無一非冒餉之人又有山人墨客充斥其中長安竿牘往來不絕無一非冒餉之局士卒所得幾何而禁此剝削以故樞輔之令不能行於巡撫巡撫之令不能行於道將道將之令不能行於卒伍逐日聽其逃潰而不可問則其流弊之所自固已遠矣於餉之有餘不足又何與焉



今欲正逃兵之法莫若先正冒餉之法而冒餉之法又不施自武弁始文官不愛錢難言之矣雖然之禍六七年於茲糜費天下金錢無算長此不已卽令見在之兵不增一兵見在之餉不冒一餉持之數年天下已弊爲今之計惟有從頭徹底更換一番結束精神爲經久計亟罷一經一撫三方布置之局令各處要害止存額兵額將而另簡精兵三四萬人分布榆關內外爲犄角之勢使退足以守進足以戰規模既定亟選廉潔不二心文武大吏以彈壓於上三年而後用之而因量以所汰之餉還民間固天下之根本根本既固神氣自張內安外攘之策不出於此而第恐決非今日之局面今日之人情所能一掃而更端也姑以聽之氣數而已

記

今是園記

崇禎十五年六月伯洪瞻那先生歸老於鄉日以讀書課子爲事乃於戢山之東因其地勢營構一園其間高者有閣曰冬青文公震孟所題也軒曰秋水陳公繼儒所鑒也徐公渭名其亭曰奎璧之精余公煌名其堂曰三益而倪公元璐又曰聽嚶處取求友意也下者爲池城負於戢因名以濠意朴而辭古取乎自然之致也池左有樓樓以船名若舟之附水是也而統名其園曰今是殆以是其今者非其昨乎園之側若僧舍若道廬若書院經營者相接而莫與今是園比若登高則環視千峰眺望全越臨流則魚躍清漣荷香滿室四時有奇花異草桃榴交媚梅菊爭妍



又其餘韻者矣至若修竹千竿喬松數十樹秋風夜月時  
濤音驟至竹影瀟疎幾令人危坐不安也余與先生居相  
邇年相若志相合稍暇輒往過之留連不能去間或終夜  
相對譙鼓驚人晨鐘徹耳猶談心亶亶不倦月之三日集  
當事搢紳士民講學於此故其子錫祥輩皆從余學先生  
不厭余往來之頻余亦樂其園幽深靜遠雖混居城市之  
中而實擅山林之佳勝者也嗟乎蠡城之內藏八山而蕺  
在其北與臥龍鼎峙稱最然臥龍勝地屬府署者過半其  
餘高者險惡下者雜還難居又無先生其人終老其間而  
蕺又得今是園以重將古所謂地以人傳人以地著者是  
耶非耶爰刻石以記

亡兒哀娥葬記

萬曆己未九月

嗚呼有明行人劉宗周長女哀娥之阡而父宗周志之曰  
兒劉氏幼而鍾愛及笄字之曰貞元兒固先貞節之所愛  
也及兒有適而先貞節沒宗周思痛之見兒如見母也故  
命之兒生而婉婉聽父母之訓惟謹故父亦愛之逾他兒  
而不事姑息期望之頗遠生五歲而字於陳七歲授書讀  
古詩孝經論語以次及列女傳當是時父以行人告終養  
養我先大父兼峰府君且持斬重矣旣祥而抱羸日擁床  
褥間授兒讀授不一再行輒氣短不出聲故且授且輟莫  
竟兒讀乃兒固不戒而讀也每晨夕必朝於床下問安否  
斂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自坐臥飲食皆然近世  
小學父子之禮廢矣於兒僅見之久之父復召爲行人兒  
始廢讀卽其家聽母章學女紅且病瘵矣踰年父上書刺



朝事獲罪權貴人歸歸不復出妻兒間齏糲而食貧二十年如一日兒坐是以羸羸且瘵不及以時療至今恨之頃之瘵閒歲乙卯年十七歸陳親迎而入門壻曰邑庠生剛森秀稱其門楣兩家相顧而樂之明年生女彭又二年生子那福又明年生子夏聲遂中產疾遷延彌月一夕死時已未七月初四日亥時距生爲己亥閏四月二十一日時得年二十一天折一至此乎兒之天也大舅氏思石翁哭之曰入門五年而耳不聞有新婦聲姑哭之曰事我五年而無忤色宗人因私誅曰孝哀其父宗周聞而哭之曰哀則哀矣何孝之敢聞因更呼哀娥云兒性閑靜略似先貞節或曰似其父父何足云其爲婦也無所成惟姑之命先人後已鞭朴不及婢子終日坐閨閣中不出戶或展圖史而已而父向所授圖史言往往能驗之行事壻時荒於學父過而訓兒曰汝之責也爾夫之失學也猶爾曹之廢於女紅也而相習於偷爾先績乎兒愀然應聲曰不聞共伯文母老而績而誠其子乎因誦言所以自此兒躬績績有常而勸夫於學日犯遼左劉將軍以其女戰沒父漫謂兒曰生女不當如是兒曰勝緹縈乎已而曰忠義固不負人意亦若有勸父者父頷之媿父不能終教兒使學有成又限於年不能以婦道自見父是以哭之哀陳劉皆名族世系不具其未詳者俟爾夫他日以妻顯而爾子以母氏聞嗚呼兒不足志也而哀可志也哀曰石之厲兮或蘊玉之溫溫兮蕭艾之蔓兮或秀而爲薰兮父兮母兮生吾兒之不羣兮工則績兮容有楚兮德與言學恂恂兮抱



中情之罔極兮托彤管以申兮趨過庭而耿耿兮付流水以淪兮世不乏婆婆黃髮而嬪兮牛之疾兮原思之貧兮忝爾父而平分兮哀兮哀兮不忍聞兮又哀日茫茫大塊兮一氣無垠聚爲骨肉兮散則參辰火妻灰子兮恩愛成嗔良玉易碎兮芝蘭不芬之子娟娟兮來往行雲朱霞爲珮兮秋水爲褰瑤池清淺兮莫渡遊魂殘膏賸馥兮委頓黃塵不飛兮白露潸潸四顧空山兮草木繽紛虎嘯猿啼兮誰與爲鄰有喘以亟兮我父何存顧我復我兮父曰苦辛生分一臂兮抱我生身愛若割愛兮哀莫能云隴頭之水兮日月聲吞千秋萬歲兮父子相聞死則同穴兮謂予不信噫嘻夫子兮其顙有顰親生骨血兮記憶不真陌路相看兮子子孫孫霜露零秋兮雨露載春哀竟授之石納之壤中時萬厯己酉秋望父記

完白公捐俸記

公諱廉官巡撫積俸不及中人產晚年糊口京師一日顧其子未見頭角嘆曰與其遺金子孫孰若少展吾報本恩時余官京師遂請賜四十金歸之宗祠亦感余之義也未幾公歿於京今年戊寅秋日果有四十金於生存日自所親寄回付宗周宗周感嘆不已因念公奉支尙缺祭田特讓其一半歸萬松房置田訖故僅得此數如公孝思真堪不朽附記於此以風族人云族弟宗周識

聞詔獄惠君世揚之耗記事

惠元鑑先生西瀛人儼亮負奇氣泰昌初拜諫垣首擊破元惡營壘及衆之受抑者一一爲吐氣人擬旋乾轉坤



之力選侍移宣事公實主清議贊決大洪所爲於是諸君子皆推公厚利無前而小人畏恨之痛甚矣大洪之及於難也公亦坐賊割奪與十五人同禍而小人怒未洩會六人成爰書刑書李養正等突入公爲六人發縱於是奉旨復逮詔獄拷訊誣伏至是自鎮撫司發刑部從重擬罪尙緩須臾之死乎未可知也天實鑒之天實鑒之

### 遊禹穴記事

乙丑孟冬之五日邀周寧宇及朱錦之吳薇坦陳曙小集遊禹穴焉風日晴好遊興頗佳而周先生觸境感時往往三復詔獄諸君子雪涕余殆有難爲情者既登岸入廟拜神禹凡楚思河洛之功降階讀溫一齋先生詩碑念正人代謝出瞻識玄圭古碑文皆蝌蚪跡慨慕者久之而周先生

亦倦遊矣登舟返棹問諸周先生近日作何理會先生曰邇來於古人意思並無窒礙時時融會作一處千言萬語只是一句一句只是一字一字請一字是何字先生嘿然久之惜耆耆字余又問先生曰此字是天地人生生之本聖賢義傑皆種於此得之者是先天二間不落人爲曰易不指言心性先生曰心全是人分上性雖大所付而亦以受於人者而言且無是字則心性又安從生曰一句作恁麼會先生曰是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一句此一句又攝入炁字內故炁爲獨尊有炁而後有神然後有理理合於心爲性率之爲道曰同是人則同稟是炁何下愚與聖知懸隔先生曰彼所爲圓於血氣者故累於妄耳若孟子浩然之氣便是此炁真消息孟子一生學問只是善



養浩然之氣所以放出許多精光橫豎自繇直是撒手懸崖孔子云若無孟子發揮此意亦不見吾道之尊且大如此余因問孔子之學先生曰孔子只在心性上起學問便帶些烟火氣余因笑曰先生不足老夫子乎先生亦笑曰只爲他做到恰好處人工之盡可奪天巧所以孟子只得讓他必以之爲宗孟子只得天分上事便有過不及處孔子見到人分上事便商量到恰好處後人無孟子火性學之便會差或流而爲異端學孔子便無破綻故尊爲儒極余復進曰孔子以前人物何如先生曰伏羲文王二聖人分明是道體其他與道尙隔一膜問何故曰伏羲下一畫該盡天地古今之奧便見他渾身子都是道文王如傷未見精神都是道之精神無盡自然如此又曰孟夫子後又虧了有宋諸儒此後便難爲言了問陽明子如何曰差強人意只良知二字說得偏了不若言良心便穩孟子道性善便是此意余因進曰今日更少不得先生也於是座中皆驚歎先生之學直是窺前聖所不到處余謂座友曰先生平日不講學不聚徒起居食息只是尋常一般人而超然見道乃爾只爲胸中無一點欲氣所以養得一點元陽光潔潔地直以一字包千古吾今乃知學問之要矣因起舟而別

雜著

續譜義例

劉氏譜水澄者始自始遷祖縣幕公其孫昭父公繼之昭父之從子日涉翁又繼之縣幕昭父二譜今不傳而日涉



譜則僅有寫本存其後人丹青圖像自宋忠顯公以及昭父父子皆具詳以世系上遡晉代下迄皇明如指諸掌至嘉靖中司馬公嘗節略翁譜以刻本行於族越數十年澄橋公續刻之又數十年太虛公續刻之自太虛公後於今又三十年矣子姓繁衍幾再倍往昔而後起者行第不敘名氏無稱勢不免塗人相視之患更一二傳益有不可知者故復有事於續譜斷自今崇禎癸酉上承萬厯乙巳當太虛公絕筆而并及乙巳以前之殘缺者惟是斤斤固陋一是無所取裁質之前人深媿紹述宜不免續紹之誚云按日涉翁譜世系始於晉水衡都尉衍傳二十世至唐光州都督楚又八傳至宋忠顯公幹又十傳至退翁先生禮又四傳至元別駕公廷玉以及於邑幕公人代之相禪如此其遠也得無恍惚而難憑乎以爲本之昭父亦近附會太虛公所載昭父譜系實始世威公世威者退翁先生考也至司馬譜則又舍退翁而始應清公應清爲退翁子於邑幕公爲曾祖矣昔人之不欲妄援遠祖固如此乃太虛公則曰山陰之有劉氏實自邑幕公始而以第一世稱尤得古人別子爲祖之義故自太虛譜出而前世諸譜遂廢今姑存其可信者遡而上之爲淵源考

自水澄開族以後傳世於今十四矣子孫行第用榮華富貴金玉滿堂慶澤繁衍壽福安康等文相傳爲世次雖世積千百丁無二法者藹然一體之誼也蓋祖宗遺謀之善如此又申之曰式崇令德品敘倫常忠孝節義禮樂文章後有作者繼繼繩繩而進之其命名自富行以來多取五



行相生之義亦有不必要盡同者而祖法終弗可繹也已  
按舊譜首圖世系示宗法也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有  
大宗有小宗小宗有繼高之宗繼會之宗繼祖之宗繼禰  
之宗皆可於世系見之而舊圖無取焉今序而正之仍以  
五世爲一圖取親盡則遷之義夫宗法嚴而大小尊卑嫡  
庶長幼之倫辨且使非種者遂不得竄而入之尤所以固  
宗盟也

按劉氏大宗子傳三世而絕今所繼大宗者支子之後也  
而支子曰華三華五又分爲二宗華三之後世居郡城水  
澄里卽所謂水澄劉氏也華五之後徙本縣夏履橋鄉距  
城西南七十里而遙其子孫行第皆自爲序世疎地遠燕  
享慶弔之漸濶勢不能復合也故別系曰分宗自此世有  
分宗焉或以地或以派各從其類而附之別嫌明微之法  
也苟合也不諱其爲分苟分也無取其爲合論世者尙考  
衷於斯

按華三府君於洪武中坐法戍邊得貴州之烏撒衛今子  
孫有世居貴州者已聽其自爲宗矣而猶綴名於譜後不  
忘其所自也然法在所略矣其事旣莫得而詳其隱尤弗  
忍詳也君恩與祖德君子於此有無窮之思焉附貴州軍  
宗如舊例

家之譜卽國之史也史取勸戒譜亦宜然舊譜自世表而  
外人各爲小傳復分世次序之詳略異同率取實錄而閒  
寓予奪於其中亦勸戒之義也今法改爲編年以示省文  
而序年之中仍復序世因稍稍爲之論次本前旨而加嚴



焉首列昭穆書名細書行書字有書號者進之也生存不  
號俟論定也書出身書配書子女書卒葬其略而不書者  
大都從佚者十九從削者十一家門之政恩掩義親親之  
道也又書配或書娶書卒或書死書子女或書自子書配  
某皆變文也文變而事亦變矣又有圈外特書以示微顯  
之義者大都有關於宗教之大而不徒以其人云配止書  
氏不詳所自出外之也婿與甥或書名書爵吾所自出也  
又以重宗祊也

按劉氏有宗賢焉不可不表紀也首紀王言以槩闕闕之  
著者次紀學士大夫之志銘傳狀徵所信也缺者閒爲之  
補傳不忘先德也搜及潛德重真品也并及閨範重化原  
也皆司馬公譜法也

譜有外紀補遺也首祖訓示家範也次詩文著述傳家學  
也次祀典明禮教也次土川存恒產也合之備一姓之文  
獻焉以傳之世世亦保世之業也

家廟祭典

代

古者諸侯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大者爲大宗宗其小  
者爲小宗而所制祭祀之禮因之禮大夫三廟而二壇上  
祀始祖百世不遷卽其訓大宗者也士二廟一廟庶人祭  
於寢皆世盡則遷遞宗於大夫卽其訓小宗者也宗法具  
而王者禘嘗之義畢達於天下人無有不尊祖而敬宗者  
尊祖敬宗之教著而開業傳世之理得國家之所以長久  
建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王制廢而宗法隨之士無世家勢不得不人自爲宗宗



渙於下祖絕於上先人之不爲若敖氏幾何於是程朱諸大儒慨然繼遺經議古宗法欲以一二世室大家爲之權輿有祀及始祖先祖之說雖庶人亦得祀高祖於先王尊祖敬宗之意或庶幾焉我劉氏之有家廟也其猶宋儒之說與雖其間因仍苟且容或不免於世俗之陋而有其舉之卒莫敢廢將遂訓以古而不可得也莫若推明其意而行之其大者則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親吾之親自仁率之以至於祖所以明父子之親也大宗子握鬯有君道族人宗之有故而攝必以尊且賢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庶不偶嫡本之春秋不考仲子之宮所以明夫婦之別也其祭也子姓之序必以齒燕必及毛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其寵及有事也嬭於度者司饋

奠嬭於辭者司贊謁忠信者司祝介直者司儀外而賓親戚得與於助獻以及於餼所以明朋友之信也五者訓而宗廟之禮具是矣若夫籩豆之節駿奔之文隆殺之度則存乎故牒夫宗法雖不行於後世而其尊祖敬宗之意所以綱紀人倫而弗壞者亦不過如是而止又烏在其必泥古法爲刻舟之劍哉乃者族賢某甫遂本此旨勒爲祭典凡十則彬彬乎質有其文後之人熟講而施行之庶幾先王之禮不難存十一於千百而自一家而一鄉推之天下劉氏之教於是乎遠矣

家廟昭穆位次圖說

按古者天子諸侯廟制皆南向主皆東向大祖之廟盡北而子孫以次而南一左一右序爲昭穆及祫祭之日則遷



羣主於太廟太祖東向如故而子孫以次而南北相向南  
向者爲昭北向者爲穆則昭穆之說所自昉也其法父爲  
昭則子爲穆孫復爲昭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以世次定  
昭穆而不以昭穆分尊卑故孫必祔祖子不襲父遞遷而  
上而昭穆之位不相易有時以昭臨穆又有時以穆臨昭  
亦統所尊於祖也禮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又  
曰大夫有事於祫及其高祖高祖雖無廟而祫之日必序  
以昭穆可知後世建置不古卽天子諸侯不必以昭穆享  
其親況於卿大夫於是有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通行  
於民間謂之祠堂此在小宗及庶士之家得之固以爲宜  
而終不無戾於大家世族蓋大家世族上有祖而下有宗  
非昭穆相臨統尊於一無以明合渙之義故西上之說今  
制無敢焉然亦迄無定禮士大夫家往往隨俗襲舛而已  
記王文成公嘗論及家廟禮以始祖專南向四親以次而  
東西相向宜若最近於禮意但易世遞遷則羣主皆遷無  
復父昭子穆之常使於此而遂廢古禮孫不必祔祖子不  
疑襲父一切更制餽羊之存謂何今欲本文成之說而斷  
以昭穆之法行之卽今同堂異室以處四親視古之三廟  
二壇他日昭位親盡則遞遷而進於昭之祧室穆世親盡  
則遞遷而進於穆之祧室其議賢不祧者進而祔於祖仍  
昭祔於昭穆祔於穆制儉而法該庶不大謬古作者意乎

子孫序立昭穆圖說

按宗廟序昭穆序生者之昭穆也其序隨廟位而降如祫  
廟爲昭則主祭者一行爲穆子復爲昭昭世子孫常位昭



穆世子孫常位穆以仰而對越在廟之昭穆秩如也生者之親盡而遷與死者之親盡而遷一也其昭穆相臨而不相嫌亦一也惟主祭者行饋奠禮特進而席廟中不以昭穆論其升降獨繇阼階

祭義十倫

一祭主按宗法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或稱攝劉氏大宗世遠人湮久矣姑以族之長而明禮者攝之可也署祝仍稱攝祀事孝孫少係宗法之萬一是主也其尊祀則一族之始祖也其親祀則主祭者之高曾祖禰也旁祀則高曾祖禰之族兄弟也祔祀則其族兄弟族子孫也外此濫及焉禮未之前聞也或曰始祖而下錄賢可乎

一祭年祭之有主也牲殺器皿皆主之矣然族大禮殷非一手一足之力勢不能專責之主祭者之家故按支值年遞爲政焉陋不中規者大不敬有罰其序從今例而石橋塢墓祭隨之

一時祭春雨露濡而動怵惕之心若將見之秋霜露降而興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春秋二仲舉殷祭焉其俗節則各從俗而獻之惟中元之薦爲夷俗從禮議革又按家禮伊川云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先祖者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疑於潛矣然仁人孝子之心所不容已焉順時而舉之天道之所許也家廟之禮既有事於始祖矣其先祖不祧而世世祀非禮也今議於冬至之後立春之前另舉一祭而少殺之合已祧未祧享之少徭歲終大祧之意焉庶幾有專祀以盡有限之分有合祀以申無已



之情後先幽明之間兩無悖乎然事在更制議祧之後姑書之以俟

一祭器古者大夫祭器不假祭器不成不造宴器誠重之也後世一切以宴器代之非所以交神明也祠中器皿不備所從來矣蓋亦宏於物力焉今議隨時補置如簠簋籩豆俎鼎鬯之類皆取其古質而可久者蒲而陳之且昭然故家之色謹籍其見存者若干而以未備者俟諸他日又向有不肖子孫私假祠中物久而不歸益增缺乏致先族長有天地誅殛之誓勒之器間嗚呼天地遠矣胡不相畏不畏於祖

一祭品祭必備物上不僭下不濫昭其等也禮大夫牲用羔士用特豚故羔尊於特豚合羔豚曰少牢大夫之牲不得下夷於士也其他籩豆之屬姑仍舊貫

一祭儀古之爲禮也煩也簡然孔子嘗以仲由爲知禮而譏季氏則簡亦祈禮意焉故曰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焉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之日主人亦齋其敬焉爾主人敬下人無有弗敬者有法於此齋必興必昧爽會必時服必製公拜必盡贊跪必挺膝行不翔言不譁方祭之時不交口不回頭不出咳終事而退必以齒犯者有一焉卽爲不敬不敬有罰司儀舉之仍揭於庭以譏其後

一祭餽祭之有餽也子孫受之名曰受福且恃以收族合渙焉旅酬之間油然而樂藹然而相視如一體也祖宗之福庶在斯乎然以禮飲者或繼之以亂則禍敗生焉何福



之受故君子慎防其流也既立之監復佐之史其額從舊例或以齒或以爵或以賢勞頒胙亦如之

一祭樂樂以迎來樂見其親也古者天子以降其聲容之節皆有等而今不可復作矣姑從俗每祭用鼓吹四名而私擬迎神以後樂章凡五章以備管絃又燕樂之詩述古毛詩七章近俗凡遇大慶告祖用梨園以燕漬神且導淫不若以古詩歌代之

按此下列家廟樂章五首已載見卷八

一祭產祭田別有記此復舉其略便供祀者可爲量入之出也又按禮凶年則祭以下牲祭產不饒倘遇大災皆當酌議變禮不得已其節頒胙乎若尋常之水旱不以藉口其出納則族賢司之

一祭法祭所以明禮也禮不足則佐之以法故曰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因設爲條例如下○凡子孫供祀不敬者罰銀一兩○凡祠中男婦混雜者查男子的名罰銀五錢○凡祭而失儀者罰銀一錢司儀者不舉罰銀三錢○凡私收祭租者罰銀五錢○凡給胙觔兩短少者罰銀五錢○凡不當給胙而私給者罰銀三錢○凡無故不與祭者罰銀一錢衣冠罰銀三錢○凡飲胙致醉後爭嚷者罰銀五錢○凡盜祭器者估其值倍罰之仍杖於祠○凡盜典盜賣祭田者通族仗義攻之經官追治外復杖於祠而逐之生不與祭死不得入主不列於宗譜竟其子孫盜賣墓田軍田義田同例

孺子問

宗周生而孤少依外家既稍長從家大父遊故里竊與於



祖廟之祭已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祀也非世德曷致此乎時宗周甫孺子耳周旋於几席瞽史之間輒有疑焉曰斯祀也四方於是乎觀禮則承閒我家大父及一二宗老問曰我劉氏之有廟祀也首及宋五忠臣何也曰劉氏之所望也五忠臣者忠顯公幹忠定公子羽忠肅公珙三世爲東族而忠簡公欽忠烈公純西族也二族散處四方實繁有劉余其東族後也然則祝不稱始祖何也非所始也何始乎曰遠矣以言乎山陰之水澄則是邑幕公始也舍邑幕不始而遠遡之又無始於斯祀何居曰論世而推之足矣禮乎曰吾未之前聞也并祀西族何也不沒其爲五忠也并及餘裔屏山先生何也景賢也曾謂屏山不如林放乎曰誠在斯享之矣通祀忠顯而下二十四世又何也

法無所祧也禁乎曰天子且祧何大夫士之禁然則無所祧何也無所始故無所祧也羣祖羣宗皆南向何也曰神之也不分昭穆何也曰無所始無所祧則亦無所昭穆也庶偶嫡何也錄其後也握鬯而稱曾孫者誰乎曰家之長也世嫡長乎曰宗法壞矣嫡不立故立長不歷神而獻何也世遠數煩勢不行也祝未畢而主祭以下皆遽起可乎曰祝久而倦不可繼也有士紳而不與祭何也不欲觀其往也問止矣告者唯唯於是宗老欣然撫余而勞曰甚矣子言之辨也子他日將言禮乎余謝不敏逡巡而退久之先大人及一二宗老皆謝世余不肖髮種種踰艾謏劣無知猶昔辜負當年期許矣一日有釐正祭典之舉矯淫飾陋次第改觀亦既去其太甚而其間事有不能遽革者一



切以獵較從之宗周樂觀其盛敬受命於長者執簡以書而追念孺子時所奉教於先大人如此聊以志余之耿耿云抑宗周猶有疑焉記曰心怵而奉之以禮禮固有本乎吾將問之維皇氏

芳齋三世祀典小記

劉氏族郡城者以芳齋爲鼻祖一傳而遂安再傳而素菴則二府君以後私之矣惟其私之也故并芳齋而私之遂不復知芳齋有宗子而宗子亦遂失其宗子之職享祀之不衷於禮所繇來矣族屬之降也其不能不自親而疎者勢也而使無有乎親疎之間百世如一日者宗子主祭之法也余不肖居恒有感於此因勸芳齋宗子之後特立祭田示芳齋有專享而因以二府君祔之歲時上塚三大支或分或合姑聽其便而不之強將劉氏二百年惡薄之習稍稍挽回以此乎若曰喪祭從先祖則宗周滋戚矣

芳齋忌祭小記

忌有祭志哀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子以事其父母自父母而及於祖及於曾祖及於高祖法無可推矣窮於情斯窮於禮窮於禮轉窮於情然宗周近閭故相沈龍江先生家祭法自其始祖而下皆不廢忌祭蓋亦大宗子之禮然與芳齋於劉氏亦大宗也而傳世旣遠廢忌久矣惟素菴之子孫自今日主祭者而言於素菴猶稱高祖忌祭弗替昔也各房分之而今也合之甚盛舉也然則世世忌素菴乎曰易世議祧小宗子之禮然也夫大宗也而已在所祧不祧素菴何居且也遂安芳齋之不忘固不特



在今日矣君子於此又傷之也無已請俟諸素菴議祧之日卽前日之忌祭啖而爲時祭絲素菴及芳齋三世合饗以補從前之缺憾亦禮意也宗誼之渙也莫甚於素菴所分今也給芳齋便大小宗子孫皆得與於祭以伸合渙之情則一舉兩得者乎

怡軒祀典說略

劉氏時祭除二分外凡二至日各房皆用給上祀四世如禮惟中元俗節浮屠氏之教也祭禮用素饌先司馬府君獨曰吾祖宗豈受浮屠教蓋用庶羞如時享禮而少殺之以是本房獨異各房子孫仍之不變劉氏之祭越禮者多矣惟此最爲有得於同俗之中而寓變俗之意司馬之明德遠矣乎

大家紀說

世人孜孜一生總不越身家兩字卽就家紀中籌畫亦只喜做私房小伙纔屬父母分上便諉之曰大家大家猶言公家云夫家不爲其大者將欲爲其小者則亦小之乎爲家而已昔之人無九世一二十世同居者乎夫一二十世云渺矣然自父母而推之猶之一身也通一二十世以爲身而後成其爲大身合一二十世以爲家而後成其爲大家有大家因有大家紀米鹽錢穀一出入珍視如私房不敢毫有屑越庶幾可久可大之道是在大家翁責矣雖然昔人以乾坤爲父母故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一身一家云乎哉余劉氏在越凡十餘世以視昔人猶然在同爨中一日有宗祠版築之役人競耶許僉曰大家事咄嗟而



辨余得之欣然因爲著其說如此

讀鄭風

萬曆癸卯

按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卽衛風桑中誣上行私卽指刺宣公宣姜諸篇鄭詩不與焉特其比於慢則鄭衛等耳然則夫子何憊憊於鄭聲之惡耶曰惡似而非者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桑中以下諸篇皆臚列穢惡讀詩者目擊而知其爲淫風鄭風人情輕薄宴逸多靡曼之思使人聽者浸淫而失其所守然且不直指危論托旨微而寄興隱若有得於溫厚和平之體而孰知其荒淫而不可爲訓卒無得於性情之正也今讀將仲子非似野有死麕乎東門之墀非似漢廣乎野有蔓

草非似蒹葭乎風雨非似草蟲乎遵大路非似谷風乎其餘亦皆靡靡不根似乎有托以自見其志如懷盛王而思美人者是也在昔春秋諸賢賦詩贈答如子展賦將仲子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又賦蟋蟀子游賦風雨子旌賦有女同車子抑賦薤兮此孰非淫奔之作而取諸君臣朋友規頌之間則皆以爲雅者也此之謂淫而好雅好則亂亂則亡視衛風喪身亡國之禍抑甚焉乃若其情則慢已耳非之無舉惡之而已矣放之而已矣嗚呼聖人爲天下後世人心慮至深切矣

自訟兼示諸生

崇禎己卯正月

宗周改葬二親不誠不信致遺後悔復行改築恫我二親不孝之罪上通於大何止過誤而已爰於哀疚中敬告先



師暨同志諸君子備重鳴鼓之攻庶不致取僇於名教以爲諸君子累冀暫容闕門以事懲艾謹告

族姪明孝贈  
庚辰

今天下多故哉多故考之往籍各之近略非經生家言所措辦也猶子明孝讀書務正學適時而不勦成書以謏聞語詳前敘中無可贅今春復成世之益增修其所已至而操割於所未經時也吾何以昂之李長育言在官維明泄事維平立身維清勉矣明孝之師以行天子方疇爲家相宗黨耻以爲亢子也勉矣明孝毋待其盈其固令人捉鼻爲

示洵兒  
弘光乙酉六月 載董綱未刻

我誓不入郡城矣大抵以南山爲究竟若徒家或亢至道墟或在楊枋使我孤死正丘首可也俟大亂既平仍還宗門未爲不可此後但不應舉不做官則此身庶免罪戾可無覆宗滅祀之禍矣

遺言示洵兒  
乙酉六月 載董綱未刻

祠產要交盤明白弗得容情爲不結之局義則不可一畝分散少存區區之心以報祖宗耳死後棺用舊制殮用孝衣銘旌弗書官殯在鳳林弗倩做墓文弗刻文宋凡違者皆作不孝論也汝做人平日無端忙迫大抵多浮誇之病所以不長進浮誇則中欺罔百行無成只去浮誇二字便一一可省身克已我亦不必逐事丁寧時時當以先人而食爲念只恐做人不長進血食無主言至此心欲碎矣

重修古小學公呈



竊惟學脈具於人心必藉風猷以示勸儒宗闢乎世教首  
推伊洛以求真矧古制之堪循托下庠而不廢郡城有古  
小學者故崇祀宋儒尹和靖先生者也先生以一敬爲入  
道之方首衍程門正脉由洛中來告老之轍迹留於越宗  
傳死祀誓宗且專鄉社之庠造我小子幾同孔孟之師奈  
年久而事湮致幸存而禮廢有儼遺像委瓦礫以誰瞻數  
武頽垣載秦荆而莫問因蒙憲檄特訪儒踪飭百年已墜  
之宮牆爲一郡其新之聽觀空文易應虞時訓而益盈公  
帑難支孰儲材而鳩役議徙遠郊則彼都奚淑借子至寺  
於吾道何辜乃當事之德意幾窮而君子之教思無數伏  
遇台臺斯文宗主先覺典刑會學絕道喪之日挾風行草  
偃之猷倘蒙慨助贖鍰或可共成勝事酌元氣於斗杓方  
不動聲色而彰衛道之功助涓流於滄海且爰及士紳以  
效終事之義歌靈臺於不日戴明德以如天黨庠州序重  
增俎豆之光斷簡殘編兼惠剞劂之役將由小學而入大  
方士不病於蠟等尙從尹子以希孔子道不惑於多岐非  
徒名教之光抑亦世風之幸也



